

昆仑雄狮保边疆系列
KUNLUN XIONGSHI BAOLIANJIANG XILIE

XIJIN TIELIU 铁流 西进

李广智◎著

马步芳是西北马家军的重要首领。马步芳虽然还没有当上“西北王”，但也几乎是当上“西北王”。马步芳之所以把他最赏识最信任的外甥马呈祥派到新疆来，就是他完成“西王”事业的一步要棋。

昆仑雄狮保边疆
丛书



铁流西进

李广智 主编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流西进/李广智著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
2009.1 (2011.1 重印)

ISBN 978—7—80744—533—3

I. 铁… II. 李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1504 号

责任编辑: 周龙勤 杜雪巍

封面设计: 钟灵工作室

装帧设计: 东方视点

摄影: 袁国祥 阿丑 韩拴柱

铁流西进

著 者: 李广智
出 版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: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: 830000
印 刷: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: 10.5
字 数: 110 千字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4 版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80744—533—3
定 价: 19.80 元

:
:
:
:铁
流

西

进



六分之一疆土孤悬塞外， 解放军兵临玉门关

1949年秋。

兰州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。

新疆境内的火药味一日紧似一日地浓烈起来。

是受了人民解放军蹑蹄疾驰、挥师西进的政治气候的影响，还是面临危势变局时人们的心理感受，这一年，新疆的秋天出奇出怪地热，热得叫人透不过气。边城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，就接连有十几位老人中暑死去，临终之前喘气急促，大汗淋漓，其状惨不忍睹。老新疆人说，夏天不燥秋天燥，记忆中就没有过这样的怪天气。

伴随着难熬难耐的燥热，省城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还正遭受着一场可怕的浩劫：虫灾。

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人们突然惊异地发现，急促蠕动的毛虫，爬满了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城中大大小小的树木。人们早晨起来，避开刺眼的阳光抬头看时，绿色的树叶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抖抖嗦嗦的屎黄色的残叶。这是挤了疙瘩的毛虫形成的风景。毛虫们不时一串一串地掉下来，依然急促地蠕动着，寻找新的可以进攻的目标。车马过后，路面上就黄拉拉的一片稀烂。

尽管当局再三申令“莫谈国事”，但市民们还是在私下里议论着，称这种土黄色的毛虫为“国军”，说是十万之众，看似强蛮，实际上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。而这个“十万之众”



胡达。对于总裁，他们的出言不逊是公开的。从士兵到将军，他们都明白，他们之所以归顺老蒋，无非是为了占据一个地盘。地盘太大，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六分之一，说穿了，就是想圆“西北王”的梦。他们也知道，要想西北称雄，仅仅靠马队和马刀是不够的，出于权宜之计，他们才打出了国军的旗号，但在骨子里，他们只承认胡达的力量。马刀滴血，也是因为“圣战”。

暴烈的太阳似乎要把这些宗教气味浓烈的将士们的脑仁子晒裂了，他们一个个眼前金星四溅，头昏目眩。迷迷幻幻之中，似有胡达导引而使他们进入一种泉水丁冬绿树成阴的境界，不时有人似木头一般“扑通”一声倒下去，但没有人理会，也没有人救助。这会儿，他们在与真主交语，俗身之事，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。这般时节，“毛虫集团”却显示了它们的能耐。它们在蚕食尽了树叶之后，就开始向这片凝固不动的“黄色”进攻。个体最渺小而群体最强大的“毛虫集团”，很有战法的形成一股一股的队形单刀直入，从这些虔诚的宗教徒的脚趾处“登陆”，迅速地进入他们的裆部、腰部、腹部、背部和脖颈。它们并不吃人，但那种毛刺刺痒酥酥冰凉凉的感觉却叫他们无法忍受。而且，它们是无孔不入的，耳朵、鼻孔、嘴巴乃至肛门，都是它们企图占领之地。礼拜的士兵开始吃不住劲儿了，皱眉、摇头、耸肩、扭腰，以阻止“毛虫集团”的侵犯。有的就把脑袋稍稍扭过去，朝北面的方向张望。

北面的树阴下，打坐着一位年纪在30开外的将军。身材魁梧，面色平和而又宁静，没有常见的武夫脸上的那种横肉杀气，而于清洁之中透出某种儒将的气质来。

这里是驻疆国民党整编骑一师师部。

这位年轻的将军就是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。

马呈祥的舅舅是马步芳。

马步芳是西北马家军的重要首领。乱世出英杰，马步芳虽

铁
流
西
进



.
.
.
.昆
仑
雄
狮
保
边
疆

然还没有当上“西北王”，但也几乎是当上了“西北王”。马步芳之所以把他最赏识最信任的外甥马呈祥派到新疆来，就是他完成“西北王”事业的一步要棋。“宗教治军”，这是他传授给外甥的秘诀。他说，宗教是最有战斗力的。谁抓住了它，谁就抓住了胜利。宗教是一艘不沉的船，任凭刮多大的风起多大的浪，它都会保佑你胜利过河。外甥记死了舅舅的话。移防边塞之后，宗教礼拜就被马呈祥以军规的形式固定下来，胆敢对此表示一丝一毫异议者，无不落得个皮开肉绽的下场，那悬挂在体罚室内的被血水染黑了的马鞭，就体现着马呈祥的意志。

马呈祥也在做礼拜。

在他的膝下，也是热烫的沙土。微风腾起的沙尘在他的眼前乱飞，斜射过来的阳光，使他有一种灼伤的火辣辣的感觉，但他没有动。他知道，这会儿士兵们都在看着他，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动摇，都会引起士兵们心理上的波动，尤其是在这天摇地动的多事之秋。马呈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，但他聪明好学，与一般的“草包司令”大不相同，即便是做礼拜，他也不放弃治学用功。恭立一边的由他亲自在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城内请来的大阿訇马明仁这会儿正在给他念诵《古兰经》。对于《古兰经》，他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请人把其译成韵文，以便于念诵。他请马明仁做这件事，马明仁不敢接受，说是工程巨大，不是他个人所能承担的了。尽管没有接受，但还是动了心思，所诵经文，他还是尽其所能的译成韵文。现在正念诵的，是这么一段：

……你们既自相屠戮，
又把一群同类驱赶出境，
你们以罪恶和仇恨迫害他们，
如果他们被俘，
你们就索取尽可能多的赎金。



驱逐他们，你们违犯了禁令，
你们对经典怎能只是局部遵从？
而对另一部分抵牾抗命？
你们中这样干的人，自有报应，
无非是在今世，毁坏名声，
在后世，惨遭酷刑……

应该说，马明仁是下了功夫的，这段经文译得还不算赖，然而，马呈祥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边城的酷热也罢，异域的风光也好，都没有进入他的心境，浮现在眼前的，完全是另外一些场景。场景并没有亲临，而是靠探马的飞报加上自己的想象勾勒出来的，但却叫他忍不住心惊胆颤。

在西北战场上，“马家军”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。

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一段对话，就很让马呈祥得意了一阵子，并四处宣扬。

彭：别担心没有硬仗打。最残酷最激烈的硬仗在西部。西北二马，特别是马步芳，绝非等闲之辈，是我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敌手，他的部队，绝对不同于胡宗南的部队，有一股子“血脖子教”的拼死精神，宁死不降，对付起来是比较棘手的，决不敢掉以轻心。对于这一点，必须反反复复地向我军广大指战员讲清楚。

王：是的。胡宗南是一头野牛，闯进人民战争的火阵，只顾瞎跑乱撞，最终还是被人民战争的烈火烧得焦头烂额。但西北二马就不同了。他们都是当地人，盘踞西北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，部队又以步兵骑兵相结合，铁骑马刀，称雄西北。当年，我们红军西路军，就是被马家军击败于祁连山下，忍辱饮恨，血迹斑斑，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。特别是马步芳，就像一只扎手的刺猬，弄不好就会抓不住刺猬反倒被刺猬扎破了手。



·
·
·
·

铁

流

西

进





彭：“马家军”的骑兵第14旅，号称“精锐铁骑”，旅长马成贤，气焰嚣张得很啊！说是要与我彭德怀在兰州决一死战，叫我彭德怀领教一下他这“马王爷”的三只眼。

王：是的。这位马旅长还扬言，说要大胜兰州，活捉彭德怀，尔后一举拿下西安，杀出潼关，砥定中原，占领全国，马家掌天下。

彭：这位马旅长还说了，“彭德怀，你快来吧！我在兰州快想死你了。”

王：据说这位马旅长手里还有一张条幅，是镇守兰州的总指挥，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书写的，说是“挽狂澜于既倒，定乾坤于西北”。

对话到这里就中断了。是马呈祥有意掐断的。因为接下来的对话就有点泄马家军的气，传出去会动摇他们的军心和士气。接下来的对话是：

彭：但我们有最重要的一条，士气空前高涨，而“马家军”所缺少的，恰恰就是这一条。

王：无论是谁，只要一提起马步芳，无不咬牙切齿。

彭：多少年来，“马家军”在西北大搞封建割据，以极其野蛮的手段，压榨盘剥西北各族劳动大众，使西北成了最黑暗、最落后、最贫穷的地区，这种状况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下去了。

王：就是这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残害了我们多少好兄弟！红军将士，忠魂不屈。今天，是到了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。马成贤与马呈祥同属“马家军”里的少壮派。两个人的个人友谊也很深。马成贤的忠诚和勇气也最让马呈祥所佩服。但是，马呈祥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“马家军”里最英勇善战的骁将，刚一与解放军交手，就落鞍下马，狼狈逃窜，“马家军”似决堤的黄河水一般溃退下来。

是固关初战。固关是兰州的门户。

宁静的山谷，突然间杀声一片，犹若从天而降的人民解放





军三面起兵，呐喊进攻。枪声、炮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。“精锐铁骑”尚未展开队形，狂言要“杀出潼关，占领全国”的马成贤还在挥动着指挥刀下达战斗命令，手中的望远镜还没有放下来，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就大显神威了。

是长了眼睛的炮弹。“轰”地一声，第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马成贤的指挥所。马成贤只觉得火光一闪，身体就腾空了。他本能地想伸出左手抓住身边的坐骑，却发现左臂没有了。白惨惨的骨头像狼牙一般裸露出来，还有那浓稠的骨髓。但也就是一瞬间的情景，血水随之就像喷泉一般涌出来，涂抹了他的全身，痛得他失声乱叫。

那半截断臂就在他脚下不远处的泥土中，尚在蠕动，血流出来，与黄泥混合，斑斑点点，模糊成一团可怕的怪物。

副官居然不及马成贤的那截断臂，只挣扎了几下，就蹬腿咽气了。卫兵从泥土中爬出来，见旅长少了半截左臂，浑身是泥土和血浆，嘴巴一张一张，牙齦得吓人，却听不到旅长是疼痛得吼叫还是在骂人，使劲把耳朵里的泥土抠出来，才勉强听到了马成贤牛吼似的惨叫和咬牙切齿的命令声：

“都给老子顶住！谁他妈的装干蛋，老子当场毙了他！”

骂完了，才用右手指着流血的断臂，对卫兵命令道：

“娘的干蛋！还愣着看什么？给老子包上，止住血！”

卫兵浑身哆嗦，双手乱抖，怎么也包不好，直到被马成贤狠狠地踢了两脚之后，才用破军衣把伤口包起来。

马成贤指了一下泥血浆中的半截断臂：

“娘的干蛋！给老子拣起来，带回去！”

断臂已经僵硬，像一只被肢解了的狗腿。

“旅、旅长，已经接不上了。”

马成贤挥起指挥刀，用刀背照卫兵的后脖根猛砍一刀：“娘的干蛋！难道还要把我的骨肉留给“共军”拿去展览吗？”

卫兵惊恐万状，脱下破军衣把半截断臂连泥带血裹起来，



铁

流

西

进





双手抱在怀里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
马成贤脸白如纸，牙齿打颤，说：“撤！”

卫兵撒腿就跑，却被马成贤一声断喝喊住了：

“回来！”

卫兵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。

“娘的干蛋！过来！”

卫兵双腿哆嗦着移过来，双手捧着断臂。

马成贤望了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断臂，神情中显出了绝望，绝望中透出了伤情。他低下头去，在那模糊一团的血肉上吻了一口，泥血立即模糊了他的嘴巴。

他也不抹擦，下巴哆嗦着，摆了一下右手，说：

“跑快一点，到了安全的地方就把它掩埋了，不要让人看到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卫兵答应一声，转身跑了。

这时，连滚带爬地上来了几个军官。

不可一世的马成贤惊魂未定，含混不清地下了一道命令：

“你们给老子顶住打，不准退！”

惊破了胆的马成贤没顾上说“娘的干蛋”，也没等那几个军官回话，就手忙脚乱地爬上马背，带了几个亲信，丢盔卸甲地逃离了战场。

解放军势如破竹，摧枯拉朽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“精锐铁骑”就稀里哗啦地溃不成军了。战斗结束，彭德怀与王震又有了一段对话。

彭：马步芳这个牛皮大王，什么“精锐铁骑”，完全不堪一击嘛！就凭这两下子，还想当西北王！

王：马成贤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嘛！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最懂得用事实来讲话了。

面对遍野的敌尸，以后被国际上称之为“中国的夏伯阳”的王震将军开怀大笑。



·
·
·
·

铁

流

西

进



最叫马呈祥失望的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

这些平日里牛皮无比、不可一世的家伙们，一旦解放军逼近、兵临城下，立即就拉了软蛋，其相之狼狈，画匠见了都难落墨，尕娃子摊上都能羞死。

刘任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头号人物，就说是光杆司令，就说是死到临头刀架在了脖子上吧，你也得顾及一下作为大人物的体面吧，怎么可以临阵逃跑，自取其辱呢！黄祖坝，国民党陇南兵团的主将，一军之长，怎么可以下作到如此地步呢！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层皮，你不要脸尚可，可党国不能不要脸吧！党国的脸都叫你们给丢尽了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！

只是，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不管马呈祥多么痛恨，丑剧还是照旧上演，不管你旁观者的羞耻和难堪。

酒泉机场。夜深人静。

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刘任，带着妻子和趁着战乱搜刮来的金银首饰和玉器，在亲兵的护卫下，悄悄地来到空旷荒凉的酒泉机场。

这是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。漠风吹荡，黄月惨淡。刘任搀扶着妻子，一只脚刚刚踏上扶梯，突然，从旁边的灰暗处斜窜出一个人来，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大腿，涕泪并流，牛一般哭嚎着，诉求救命。

刘任凑着红黄的灯亮低头看时，鼻子都气歪了，下跪抱腿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他亲自任命的河西警备总司令、国军第91军军长黄祖坝。国军溃败时，这个黄军长连同他的部队就失踪了。刘任要逃往重庆了，这个草包司令又出现了，为了在这最后一架飞机上争取一个座位，他已经偷偷地在机场等了好几天。一旦抱住刘任的大腿，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像个老娘儿们似的。对于黄祖坝的举动，刘任又是厌恶又是气恼，但却不能发作。刘任是一只老狐狸，他知道这般时节，绝不能给黄祖坝来硬的，黄祖坝虽然太损太辱没党国的形象，但黄祖坝毕竟还是



一军之长，身后有一个军的穷途末路的刀兵，一旦把黄祖坝逼急了骂躁了动起刀枪来，他这个光杆儿司令是收拾不住的。于是，他双臂一展，满脸就挂上了笑意，说：“是祖坝兄呀，别这样别这样，青天白日的旗子还没有落嘛，往最坏的地方说，党国还有半壁江山嘛！起来说起来说，你我兄弟一场，犯得着这样吗！”

黄祖坝哭哭啼啼地说：“我知道的，这是最后一班飞机了，刘长官不给我一个座位，我黄祖坝就躺在跑道上，让飞机从我的身上压过去。”

“黄军长是要去重庆，为什么不早来对我说呀？这几天，我还派人在到处找你呢。起来起来。”刘任假仁假义地拉住黄祖坝的手说，“一个军长，一个总司令，跪着抱人的腿，太伤党国的体面了嘛！有多大的事情起来说。”

黄祖坝要开了死狗：“刘长官不答应，黄祖坝就永远不起来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不答应！一路同行，还可以说话聊天解闷嘛！再紧也给兄弟挤一个座位出来。只是你这个样子，什么东西也没带上吧？到了重庆怎么办？非常时期，干什么能离得了钱？这么办吧，我在机场等你一下，你赶快给军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赶紧把东西送来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一顿迷魂汤，便把黄祖坝灌晕乎了。他不由得松开了手，爬起来，木鸡一般呆立在那里，一时竟没了主意。

刘任看出了黄祖坝的动摇和犹豫，掏出手帕拭去黄脸上的泪水，亲热地拍着黄的肩头，催促道：

“时间不等人，天很快就要亮了。去呀！快去打个电话，把要紧的东西带过来，越快越好。你放心，刘兄绝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到了重庆，咱们就是患难兄弟，还要相互照应的嘛！”

黄祖坝见刘任说得恳切，竟感激地朝刘任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转身往候机室跑去。他没有料到登这最后一班飞机会这么顺利，





得意中略微感到有点失策：一大批搜刮到手的金银财宝忘记早早带到机场了。刘任兄说得对，赤手空拳跑到重庆去，说不定比困在河西走廊还惨。

刘任把黄祖坝骗开之后，立即登机。

一踏进机舱，刘任脸一沉，威严地命令道：“立即抽梯，准备起飞！”

黄祖坝跑出去没多远，凉风一吹，清醒过来，心不由得一沉，自觉大事不妙，回头瞅时，舱门上的扶梯已经缩上去了一半，这才明白上当受骗。他饿狼一般嚎叫了一声，就折过身子，疯了一般，栽死扑活地冲过来，跳蹦着，企图抓住扶梯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扶梯已经像龟头一般完全缩了进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机舱的门关闭了。

黄祖坝连哭带骂，跌坐在机头下的跑道上，蹬腿甩胳膊，疯狗一般嚎叫：“刘任，你这个花言巧语的大骗子，你从黄某人的身上碾过去，黄某人以身殉国，死而后已。”

空军司令部黄处长犯难，俯下身子请示刘任：“黄军长挡在跑道上，怎么办？”

刘任仰头靠在软椅上，半闭着眼睛说：

“一条癞皮狗，死不足惜。起飞！”

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动。

扬言要“以身殉国”的黄祖坝，一见机轮真地滚过来，立即像触电一般跳起来，闪电一般躲到一边。却又不甘心如此下场，追着飞机，号啕大哭，喊天呼地，跌跌撞撞，以至于晕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。

等他醒过来拔出手枪追打飞机时，飞机已经升空，钻入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去了。

最叫马呈祥愤怒的是马鸿逵。

马呈祥早就知道，他们“马家军”也不是铁板一块。一槽难拴二马，青（海）马与宁（夏）马同床异梦，明争暗斗，由



·
·
·
·

铁

流

西

进



·
·
·
·昆
仑
雄
狮
保
边
疆

来已久，这马呈祥能够理解，也不足为怪。叫马呈祥不能理解的是马鸿逵这个老东西的糊涂、愚蠢和贪婪。“青马”“宁马”虽有积怨，但系于一船的命运却是无法改变的。这是一条破船，掌舵的老蒋也没有回天之力，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。当务之急，是同舟共济，保船救驾，而那群混蛋死到临头了还在那里拔钉卸板的占便宜，还在那里把死准备当瞌睡，花天酒地，挥霍无度。

马鸿逵是58岁年近花甲的人了，却娶了6个老婆，最小的一个才19岁，怎么看都是他的孙女儿，可这个老东西却引以为荣，逢人就讲，老牛也想吃一把嫩草嘛，我摘一朵两朵小花还有什么不可以。这叫马呈祥气得牙根痒，恨不能插翅飞银川，一枪崩了这个老色鬼。马呈祥当然知道，马鸿逵从小就是个顽皮的坏家伙，不学文，不习武，吃喝嫖赌，10多岁就成了窑子里的常客。就说现在6个老婆吧，这个老东西何曾满足过！在宁夏的地盘上，有点姿色的女人，哪一个能逃过他的手心！这马呈祥不管。老东西想在花下死就死，别人管也是干蛋。但这个老东西不应该因此而误了阻挡共军西进的大事。

解放军大军进攻银川，马鸿逵的后院里却闹成了一锅粥。

马鸿逵忙哇，忙得火烧屁股一般，一会儿跑帐房，一会儿跑库房，一会儿派兵护机场，一会儿打电话调飞机，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。

金银玉器全部空运出去了，仅黄金一项就运走了7吨半，足够他挥霍一辈子。

形势再危急，马鸿逵再忙，嗜色也是不能断的。

这天中午，吃过午饭，马鸿逵就与新娶的19岁的六姨太在雕木的花床上耍起来，颠凤倒鸾。正玩得兴致，“呼啦”一声，大小5个老婆一齐破门而入，尖声哭叫着咒骂着，母老虎一般扑上床来，扯住马鸿逵就往床下拖。大难临头，人老珠黄的前房们想到好色的马鸿逵把她们抛弃了，一急一慌，就什么也顾



不得了，拉胳膊的，抱大腿的，捶屁股的，揪耳朵的，有的就在马鸿逵的裆里乱抓乱揪，弄得马鸿逵叽哇乱叫着在地上滚蛋蛋。

19岁的六姨太哪儿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用被子裹住了脑袋，只是抽抽嗒嗒地哭。

“好哇，你个老东西要跑了，连老娘照都不照一面了，就知道跟这小妖精狂！”

“跑！没门儿！不把老娘先送走，老娘就扯破你的蛋！”

“老娘在你铺上睡了几十年，给你养儿育女撑门面，事到临头了你就想着这个小妖精！”

“你土拥到脖子的人了，有多少，经得起这新拔子吸……”女人们嘴没遮拦地胡骂开来，接下去的话没法儿写了。

马鸿逵对付解放军不行，对付女人却有一套办法，先赖再哄后欺骗。一听妻妾们是为跑的事来闹的，知道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就要开了赖皮，叫喊说：“再使劲儿打吧，打死了，银川就是你们的了，你们想怎么闹就怎么闹。”

老婆们只是想闹出个准话，哪儿想到要把马鸿逵打死了？打死了马鸿逵，她们在银川怕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听这话，当下就住了手。

马鸿逵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来，说：“有话好好讲，连哭带闹像个啥！现在是睡觉时间，都回去，让我躺一会儿。”

妻妾们住了手，但却不肯罢休：“躺！再躺就要叫共军包了饺子了，你得给我们说清楚，明天走还是后天走。”

马鸿逵还是要赖：“娘的个干蛋！我马鸿逵不走，你们往哪儿走？共军还没到青铜峡，你们吵吵个球！话说回来，真到了那一天我要走了，能撇下你们不管吗？我马鸿逵这一生对不住的人不少，可从来没有对不住女人呀！况且是我的老婆呢，我能把你们留给共军不成！实话对你们说，别的东西要不要都是干蛋，一旦有事，头一架飞机就把你们先送走。好啦好啦，别

·
·
·
·

铁

流

西

进





闹啦，都回去，让人家笑话！”

妻妾们一听都炸了营，明明把金银细软都运走了，还说“别的东西要不要都是干蛋”，分明是骗人的嘛！妻妾们又使出浑身的解数闹起来，哭叫着，再次像一窝母老虎一般扑上来。

为了脱身，他开了一张调飞机的密令，交给四姨太，以稳住她们的情绪：“你们都是明白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何况波波折折的这几十年，就是用刀劈也劈不开的，这次去开会，老蒋亲自主持，不能把你们都带上，只能带老六一个了。这张调飞机的手令你们可保存好了，我走之后，你们随后就跑吧！”

但他心里明白，他走之后，这张手令还灵不灵，还在两可之间，即便灵，共军还给不给她们逃跑的时间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虽然都是妻妾，他还是把“色”排到了前头。

大事安排完毕，马鸿逵又来到大公馆，对着那 36 根红漆大柱子，禁不住落下一串串泪珠来。这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巢哇，今日一别，料定是再无回返之日了。从今往后，身系何处，无人能定，前程茫茫，心力交瘁，他忍不住绝望地叫出声来：“宁夏，宁夏，你难道真的要离我而去吗？我是平 60 的人了，你难道真的不肯接纳我这一把老骨头吗？”

公馆空旷，无人答应，只有他沙哑的声音在围绕着红柱回荡。

离开大公馆，马鸿逵直奔机场。

螺旋桨飞转着，发出不耐烦的响声。

马鸿逵已经登上了飞机，却突然下令飞机延迟起飞。

他对副官吩咐道：“快回去，把老太太的尿盆子端上来！”

马鸿逵不是孝敬母亲，而是贪财无度。

这是一只金尿盆子。马鸿逵的母亲过 65 岁生日时，是财政厅用 65 两黄金打作的寿礼。

.
.
.
.昆
仑
雄
狮
保
边
疆



这个早运走了7吨半黄金的马鸿逵，这个对自己的妻妾誓言“别的东西要不要都是干蛋，一旦有事，头一架飞机就把你们送走”的马鸿逵，临走了，还舍不下一只尿盆子。

尿盆子端来，马鸿逵才下令飞机起飞。

半个小时后，整个宁夏就在马鸿逵的眼里消失了。

几天以后，银川街上，就响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声。宁夏解放了，“马家军”的半壁江山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轻而易举地丢失了。

最叫马呈祥胆颤的，是彭德怀。

马呈祥没有见过彭德怀。但从舅舅马步芳那里多次听说过彭德怀。舅舅的高傲马呈祥是领教过了的，普天之下，包括那时节还在南京坐天下的蒋介石，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一口咬定蒋介石的天下是“窃”来的。但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毛泽东，一个是彭德怀，马步芳一提起来神态就变了，手虽然搭在盖碗茶的盖上，却还是下意识地抽动起来，由此影响到面部神经，胡子拉碴的下巴也就一抽一抽地抖。这是内心惧怕的无意识流露。这种事儿发生在舅舅身上，马呈祥认为是不可想象的。

在舅舅那儿，马呈祥知道了毛泽东的厉害。

同时，还知道了毛泽东亲笔题写书赠给彭德怀的一首诗：

山高路远坑深，
大军纵横驰奔。
谁敢横刀立马，
唯我彭大将军。

这是不是有点夸张、吹牛呢？马呈祥感到怀疑。但即便如此，这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，也足以想见彭德怀的厉害。毛泽东是轻易赞赏别人的人吗？何况是那么高的评价和赞赏。



铁

流

西

进

